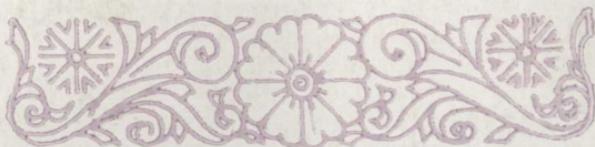


本溪县資料本

中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

本溪县资料本

· 故事部分 ·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

辽宁省民间文学集成

责任编辑：王庆福 于长和

谢大禹 孙承

封面题字：于晓光

封底题图：丛生 景殿龙

本溪县资料本·中

编 撰：本溪县民间文学

三套集成领导小组

印 刷：海城市报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5

插页1 字数310,000

印数：1—1,000册

1987年5月印刷

内部资料 不准翻印

目 录

(8) 威震梁山泊武松	震酒威震
(14) 威震梁山泊 林冲	威震平尚告
(18) 威震梁山泊 蒋平	害人兼我报袖刃
(21) 威震梁山泊 李逵	黑土舌翻半
(25) 威震梁山泊 武松	李视法雨灭险恶
(30) 威震梁山泊 宋江	大义宫水皆归武
(35) 威震梁山泊 林冲	“公孙”智想春
理平泰山倒 王法治小人徐良春搜集整理	(1)
娄薛绝交孙 承搜集整理	(29)
王尚吾的故事王庆福搜集整理	(40)
褚二把挖棒槌徐延顺搜集整理	(51)
天成治绝症徐延顺搜集整理	(60)
“狐仙”醉酒徐延顺搜集整理	(69)
两代手足情徐延顺搜集整理	(73)
财宝动人心王相尧搜集整理	(77)
“地气”的故事徐延顺搜集整理	(78)
败家子的故事孙 承搜集整理	(82)
大姑娘偷嫁妆徐延顺搜集整理	(90)
一女二夫徐延顺搜集整理	(97)
花子捡千金徐延顺搜集整理	(104)
卖寡妇徐延顺搜集整理	(111)
告扇子冤案徐延顺搜集整理	(115)
张月莲李德林搜集整理	(122)
老戏子拐儿徐延顺搜集整理	(128)
虎为媒徐延顺搜集整理	(133)
循环报徐延顺搜集整理	(138)
土龙的故事徐延顺搜集整理	(141)

智除恶霸	徐廷顺搜集整理	(143)
老和尚开贼店	孙 承搜集整理	(147)
巧断强奸杀人案	隋 敏搜集整理	(149)
半截舌头案	于长和搜集整理	(152)
鬼精灵和老财迷	王庆福搜集整理	(155)
九媳妇智斗富秀才	王相尧搜集整理	(161)
老憨智斗“铁公鸡”	王集林搜集整理	(163)
六十岁老人解国难	隋 敏搜集整理	(165)
仨连襟	马三杰搜集整理	(167)
夫妻对书	王兴奇搜集整理	(170)
穷秀才觅知音	孙 承搜集整理	(171)
分梨见籽	刘美华搜集整理	(173)
雷殛耗子	徐廷顺搜集整理	(175)
五经八书	孙 承搜集整理	(178)
柳先生	孙 承搜集整理	(180)
自讨亏吃	于长和搜集整理	(182)
隐身草	于长和搜集整理	(184)
一袋“银元宝”	于长和搜集整理	(187)
哥仨放山	于长和搜集整理	(189)
梦先生	王相尧搜集整理	(191)
石祟和范丹	孙 承搜集整理	(195)
出联招婿	徐廷顺搜集整理	(197)
笨姑爷吊孝	徐廷顺搜集整理	(202)
种蛋得蛋	沈淑青搜集整理	(206)
书僮	王连吉搜集整理	(208)
聪明的小男孩	阎立平搜集整理	(211)

王强除恶龙	孙化广搜集整理	(218)
人参鸟的叫声	李占臣搜集整理	(221)
父子状元	李德林搜集整理	(224)
穷人王山	鲍海发搜集整理	(229)
张善才抽腋	黄宪成搜集整理	(233)
李发财放山	左清谔搜集整理	(235)
接财神	孟宪平搜集整理	(237)
神婿	左清谔搜集整理	(240)
天报应	孙承搜集整理	(244)
百鸟衣	孟宪平搜集整理	(247)
粘	王兴奇搜集整理	(259)
“丧门星”取亲	王庆福搜集整理	(264)
九缸十八锅	金秀搜集整理	(270)
金蛤蟆	李瑞坤搜集整理	(273)
发山	于长和搜集整理	(275)
王大仙姑的故事(满族故事)	鲍海发搜集整理	(277)
长仙怒	申洪连搜集整理	(281)
狐仙赠宝帽	徐延顺搜集整理	(285)
成仙	孟繁贤搜集整理	(291)
清河城奇遇	徐延顺搜集整理	(292)
吹鼓手变成屈死鬼	王庆福搜集整理	(298)
女鬼托信	王庆福搜集整理	(302)
母魂爱子	徐延顺搜集整理	(305)
冤鬼奇案	温景喜搜集整理	(307)
对鬼联	温景喜搜集整理	(309)
鬼媳妇	左清谔搜集整理	(311)
过阴	王连吉搜集整理	(314)

- 鬼差错拘王金玉 王连吉搜集整理 (317)
郭善人 王相尧搜集整理 (320)
白杨女 王连吉搜集整理 (323)
托生 王相尧搜集整理 (327)
凤凰大姐 (满族故事) 于学志搜集整理 (330)
巧妹与阿福 黄美莲搜集整理 (341)
天理不容 李德林搜集整理 (344)
恶有恶报 李德林搜集整理 (345)
小牛的故事 王相尧搜集整理 (347)
老熊为媒 徐延顺搜集整理 (351)
熊虎斗 徐延顺搜集整理 (355)
哥俩上山 徐延顺搜集整理 (358)
得不偿失 于长和搜集整理 (364)
庄稼人捡铜佛 徐延顺搜集整理 (365)
狼心狗肺兔子肝货 于学志搜集整理 (370)
老两口和蛇 王相尧搜集整理 (372)
善恶有报 李德林搜集整理 (375)
大哗哗小哗哗 王连吉搜集整理 (380)
小白蛇开玩笑 王德仁搜集整理 (381)
世上啥最大 徐延顺搜集整理 (382)
- 关老爷和十不全 孙承搜集整理 (385)
不宜用水 徐延顺搜集整理 (387)
饿死馋猫 徐延顺搜集整理 (388)
邻居争墙 徐延顺搜集整理 (389)
鞭打快牛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1)
豺狼断案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2)

乌鸦反哺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3)
瓜地挑瓜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4)
樵夫与狐狸	宋明艳搜集整理	(395)
楸树害鸟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7)
扯老婆舌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8)
摇钱宝树	徐延顺搜集整理	(399)
狼不可救	徐延顺搜集整理	(400)
虱咬烧袄	徐延顺搜集整理	(402)
狐狸看鸡	徐延顺搜集整理	(403)
哥俩分驴	徐延顺搜集整理	(404)
泉边喊渴	徐延顺搜集整理	(405)

宰相肚子能行船	温景喜搜集整理	(407)
三个姑爷拜寿	马三杰搜集整理	(409)
穷秀才气倒马辔羁	傅庆文搜集整理	(411)
笨贼	马三杰搜集整理	(413)
撒谎大王	傅庆文搜集整理	(414)
什么人说什么话	于长和搜集整理	(415)
蠢妇学舌	徐延顺搜集整理	(416)
圣贤愁	马三杰搜集整理	(419)
亲家俩逛城	徐延顺搜集整理	(422)
巧嘴媳妇	徐延顺搜集整理	(425)
说话伤人心	徐延顺搜集整理	(426)
老丈人的生日	徐延顺搜集整理	(427)
哥四个作诗	徐延顺搜集整理	(429)
傻子学话	孙承搜集整理	(431)
财迷	孙承搜集整理	(433)

秀才赶集	孙 承	搜集整理	(434)
圈套圈的故事	孙 承	搜集整理	(435)
“屯老二”赶集	孙 承	搜集整理	(436)
火龙袄	黄 红	搜集整理	(437)
知县卸任	季福田	搜集整理	(439)
三个姑爷写字	于长和	搜集整理	(441)
懒人的“运气”	于长和	搜集整理	(442)
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的人	王兴奇	搜集整理	(443)
“精细”吃喝	关洪祿	搜集整理	(444)
牛长犄角	孙秀倡	搜集整理	(445)
肥猪出家	马生国	搜集整理	(447)
狗的故事	鲍海发	搜集整理	(449)
白狗上房	彭玉亮	搜集整理	(451)
花猫和黄狗	隋 敏	搜集整理	(452)
猴子交朋友	徐廷顺	搜集整理	(455)
兔子尾巴为啥是短的	孙 承	搜集整理	(460)
黄鼠狼讨封	温景喜	搜集整理	(461)
棒槌鸟	孟繁贤	搜集整理	(463)
啄木鸟的故事	孙 承	搜集整理	(464)
老鳖钻灶坑 憋气又窝火	孙 承	搜集整理	(465)
青蛙与小燕	王连吉	搜集整理	(467)
刷帚头成“气候”	彭玉亮	搜集整理	(468)
猫骨朵花	晓 丽	搜集整理	(469)
老椴头	王连吉	搜集整理	(471)
编后记			(473)

理平泰山倒 王法治小人

早先，北沟来了一户姓王的。屋里人过世早，王老汉拉扯着独生闺女过日子。

王老汉是旋匠，大号叫王发。他的旋活儿在这方圆百里的东山独一无二。上下八沟的娘们儿都尊称他为棒槌公公。他旋出的棒槌，轻便灵巧，使起来得劲，棰出的被里被面平板光滑，叠成被格儿刀削棱齐的。被格是娘们儿的脸，她们凑到一起时，总禁不住品评一番，打听大家是不是用棒槌公公旋的棒槌，如果是，非要夸上几句不可。三十晚上打个盆——不好也是好。若不是，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肉里找骨头，弄得人家挂不住脸。有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受不了这份窝囊气，骑着毛驴跑回了娘家，直等到新姑爷拎去一对棒槌，才把她接回来。打那以后，东山一带的聘礼中多了一样物件——棒槌公公旋的一对棒槌。

名们儿管老汉叫棒槌大叔。往年，山里人一年到头舍不得吃几顿饺子，只有三十晚上不得不称上三五斤白面，包上一顿，至于初七、十五、二月二……也就免了。可是，自从王老汉旋的擀面杖流行以后，吃饺子的顿数增多了。用他旋的擀面杖，荞面饺子的皮儿擀得飞薄，浆子面饺子皮儿透亮，孩子老婆再也不逼爷们儿去称白面了。

孩子们更喜欢王老汉。河一上冻，就都跑到王爷家里等着老汉给他们分老牛（山里人管陀螺叫老牛）。王爷的老牛抽一鞭子能转上半天，上面还有武松、燕青、石秀等画

像，可好玩啦，不象集上卖的那玩艺儿漂轻，颠抖几下就倒了，又没画小人。每当这时候，王老汉就把早旋好的一大筐陀螺端出来，让孩子拿啊，抢啊，他捋着胡子呵呵地笑，一个铜子也不要。孩子们围着他一叠声地叫“老牛爷爷”。

山里人心眼实，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们看到王老汉拉扯女儿生活不易，就都尽力补帮他。爷们儿帮他开了几亩荒地，垒了两间土房；娘们儿拿出家织布给这父女俩做单做棉。就连王老汉旋物件需要的木料，也不用他上山去砍，小孩子早把自家柴堆里的茨榆、曲柳、红杉倒腾出来，丢了他满院子。凭着王发的人缘，父女俩生活得挺快活。

可山里人对老汉也犯过核计，他们看到老汉在床子上刻啊削啊，摆弄出来的那些啸天马啊，叼虫的鸡啊，扑兔的鹞鹰啊……不过是小孩子撒尿和泥玩的把戏，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可后来明白了，王老汉这一手是窗户眼吹嗽叭——名（鸣）声在外，镇上的绅士，城里的秀才都是他的主顾。那些不起眼的木头疙瘩，变成了一串串大钱。这下山里人服了，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也愿意去请他，王老汉见多识广，真也能排难解纷，婆媳间的矛盾，邻里间的纠葛，经他一劝，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来二去，他成了北山沟的“圣人”。

王老汉的雕刻技艺传开以后，慕名而来的人可多了。有的是来选购，有的是来订货，还有的是来请他当场献技，一饱眼福。可是王老汉有两对稀世珍品却一直没有出手，其中有一对烛台，用鸡冠砬子上那爬风茨榆制成，依木头原型，雕出一个金童一个玉女。有些人见过这对烛台，是王老汉为老伴烧三周年时，用过一回。山里人说不出那玩艺怎么好，只

看出那金童玉女的眉眼可清楚了。后来有人说这对烛台上不用安蜡烛，自个就发亮，照得满屋子透亮。又说有人看见，那天晚上金童玉女走了下来，在老汉亡妻的灵位前烧纸上香，鸡叫时才回到蜡台上，越传越神。另一对是笔筒，谁也没见过，也就讲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春天来了，映山红花先在山头上开了，小河堤上的柳梢儿也串满了毛毛狗。

俗话说：“桃花开，种啥也不赖”。但北沟的坎坎岔岔里看不出春忙的气息，少见的几付犁杖，半死不活地走着，几头瘦牛象菠拉叶饼一样，前腔贴后腔，风一刮就要倒。

东山一带主要种苞米，头一年夏天连降四十多天雨，山坡地全叫山水冲开了沟，有些地方给“洗了脸。”河边的地都叫龙王爷借去了。偏又祸不单行，等到苞米甩棒子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这时的苞米秆子脆，大头沉，一刮就折，那风也刮得怪，刮了一夜南风，掉过头来就刮北风，这一下，庄稼倒的倒，折的折，一片一片，象磙子碾过一样。到秋后，四成年也没到。几乎家家都是靠柞树叶子、榆树钱、苞米骨子过冬的，粮食早就吃光了，哪里还有种子下地呢。

这一天，山沟里传来一阵铜锣声，一群随从围着一乘官轿来到了王发家门口。山里的老幼都来看热闹，而他们又胆怯地站在门前的粪堆上，瞪着一双双稀奇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贵人降临的小土屋。

王老汉正在家中鼓捣他的那些小玩艺，听到传呼，急忙放下手中活计出外迎接。

“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望大人恕罪。”从来人的官服顶戴上，他断定这是一位县太爷，急忙倒身下拜。“老先生快快请起。”县太爷扶起王老汉：“本官今日

下乡察看民情，顺道来看望老先生。老先生屈住本县，正值春荒，想必有很多困难。”县太爷不等王老汉请让，就拉着老汉的手，迈步进了里屋。

王老汉的屋子里，斧锯刀凿哪儿都是，炕下炕上飞满了木花子。老汉不敢怠慢，急忙拽了一床被子铺在炕上，请县太爷就座。自己站在炕沿边。县太爷非常客气，让王老汉一起坐：“老先生不必拘礼，咱们坐着聊。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与俺。”

“多谢大人关照，小民感恩不尽，靠我这个手艺，家中生活还可以。只是……”王老汉看到窗外攒动的人头，刚要说什么。

“哎，我就知道先生有难言之处。来人哪，把带给王老先生的礼物拿出来。”

听差端上两个托盘，一盘盛着金银首饰，一盘装着一叠锦锻，放到王老汉面前。

“老先生生活困难，下官失察。这点小意思，请笑纳，聊以度荒。”

“山野小民，怎敢受此厚礼，实不敢受，实不敢受。”王老汉明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心中纳闷执意不受。

“唉，区区薄礼，何足挂齿，老先生如再推辞，就是看不起本官了。”县太爷已不容推辞，命人把礼物放在箱子上。他又接下去说：“本官姓门。名岳，字泰山，家就住在四十里外的清水镇，早就听说老先生技艺高超，只因官务在身，一直无缘拜晤，今日相会，三生有幸。有一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听说他就是门泰山，王老汉心里更犯了核计。门泰山的为人他早有耳闻，看来今天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

好下水。

“听说先生有几件绝世佳品，敢请借来一观。”
啊！原来如此。“这……”老汉没有动。

“还磨蹭什么，老爷的面子给够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个班头狐假虎威地说。

“胡说，还不快退下。”县官怒斥班头，回过头来对王老汉说，“老先生不必介意，本官治下不严，请先生莫与他一般见识。”他们唱红白脸戏，老汉自然明白。也罢，量他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取民财。

“小翠，把箱子打开，请大人过目。”女儿小翠把箱子放在炕上，当众打开。只见里面果然有一对烛台和一对笔筒，烛台前已说过，笔筒还仅仅是块荒料。

门泰山对这样的笔筒当然不会感兴趣。他象饿虎看到山羊一样，把烛台抓在手里，左手攥住金童，右手掐住玉女：“哈！哈！妙极，妙极。”他近看远瞧，一丝涎水掉在玉女身上。

王老汉清楚，今日这对烛台恐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幸亏那对笔筒早有准备，否则……

“哈哈哈……”门泰山喜不自禁：“‘玉在匣中求善价，
钗于奁内待时飞’。老先生你看，今天可是所待之时？”他得陇望蜀。王老汉走南闯北，怎能不懂他的话外之音。

“大人，您喜欢此物，小可理应奉送。只是，我一生只有这么一对心爱之物，视同生命，如果转让他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留给后代了，我死也难以瞑目。况且，去年冬有一位财主出了三千吊钱，我都没出手。今日攀龙附凤，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嗯？”门泰山鼻子里哼了一声。他本想发作，又顾及

自己是一县父母官，在众目睽睽之下敲取民财，名声传出去可不好听。马上堆出一副笑脸，说：“老先生不慕权势，高风亮节，令人钦佩。不过先生有所不知，本县此来，非为个人，实为朝廷宗庙需用此物。老先生人物非凡，想必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哈哈……哈哈……”

王老汉看到门外那一张张面黄饥瘦的脸，心想：有了，烛台固然可爱，但百姓遭灾，已有人饿死，倘再不种地，其恶果怎堪设想。既然门泰山自诩忧国，我也来个顺水推舟，解乡亲们燃眉之急，如能这样，一对供死人用的烛台何足惜。就说道：“门大人真不愧为国家忠臣，敬佩！敬佩！但大人如能答应我一件事，我一定将烛台奉献。”

“什么事，只管讲来，本县无有不应之理。”门泰山面露得意之色。

“早就听说门大人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美德，目前时值春播时节，百姓无米下锅，无草喂牛，无种下地。时不等人，节令错过，百姓过年将何以生存？如果大人能忧国忧民，就请大人开仓放粮，我马上把烛台奉送，百姓也会上感恩，下戴大人之德，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对于王老汉这一手，门泰山是没有准备的，“这……”没想到自己作茧自缚，一时语塞。想到赈济粮朝廷也曾拨过两百石，然而逐层剥皮，到了辽阳东山已所剩无几，早已落入私仓，自己的钱囊当然也肥了许多，于是暗骂王发可恶。可是自己曾在巡抚面前夸下海口，烛台到手，就可青云直上。到那时，三年清知府，还有十万雪花银呢，又可封妻荫子，泽被后世。量这小小河沟，岂能翻了大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老先生所言极是，一本官今日下乡，正为赈灾。”来人

哪，把带来的三千吊钱拿来！”
差人把钱箱抬上。

“老先生，这是分给北沟灾民的，请老先生权代发放。待本县回衙后，再逐乡赈济。”他把买烛台的钱改换了名义，就坡下驴。

王老汉看到钱虽不多，毕竟可以救民于水火。也不愿再深想，便招呼乡亲们谢县太爷恩典。随后便把烛台呈送。

王老汉得到烛台，急忙出山而去。

北沟里的人有钱买种下了地，都更加感激王发，他在人们的心中，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这一年翠姑已经十七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翠姑已出脱得相当漂亮。她上山采蘑菇，就有小伙子跟着去打柴，没等翠姑怎么费劲，筐已经装得满满的；她要下河洗衣，就有小伙子到河边去挖泥，为她淘水湾，垫洗衣板。再加上她心灵手巧，扎花绣朵，裁衣缝裤样样都行，还有一副甜甜的歌喉，怎能不招人喜欢。所以，托媒的可真不少，门槛子都踩矮了一截。王老汉对女儿早有嘱咐，女儿当然听从父母之命，不管媒人如何巧嘴花舌，父亲一枝不动，女儿百枝不摇。

冬月里，有一位书生来访。王发见书生谈吐文雅，举止端庄，本来对读书人就相当敬慕，又觉得这年轻人酷似一位故人，就更加喜欢，便挽留书生用饭。山肴野蔌，村酒家醅。翠姑忙着炒菜筛酒。这一老一少越谈越投机，从历代兴衰，忠良治世，奸贼误国，到诗书礼义，乡俗民情，农事蚕桑，无所不及，一见倾心。

当晚，书生就留宿在王家。二人又聊到半夜。王老汉了解到，这位自称李平的年轻人，正是同乡老朋友的儿子，也是

翠姑的郎君。老人欣喜万状，意欲说破，又恐有失。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

第二天，书生临走时，王老汉让翠姑出来认下李平为哥哥，李平与翠姑一见如故，都很高兴。王发又让翠姑翻出那一对笔筒来，请李平观看，李平也曾听说过王老汉有一对精美的笔筒，后来又听说那只是荒料，他不知那年门泰山看到的是对假的，王老汉用以塞人眼目。他拿着笔筒，连声叫绝，反复玩赏。只见其中一只，上刻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正在池边扑蝶，旁边站着两对夫妇，手指孩子们，象在说什么。另一只上面是刻着鏖战背景中，两家逃难，各在东西，滚滚烟尘中，似有呼喊寻觅之状。李平看罢忙问出自哪个典故。王老汉微微一笑，说：“我与令尊是同窗好友，这是家乡故事，烦贤侄把其中的一只带给他，他会告诉你的。”

李平告辞走后，王老汉久久地伫立在门前，望着李平东去的背影，痴痴地想着那不为人知的往事。

王发原名汪兴，山东文登府人氏。少年时家境尚好，学过经史子籍，和本村的吕垒最为莫逆。两人志同道合，一心想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却屡试不第，怀才不遇。适逢南方太平军兴起，派兵北伐，北方也大兴捻军。两人血气方刚，见朝廷腐败，意欲揭杆响应。正在筹措之时，事情泄露。两家连夜逃往关外，不幸途中离散。从此两家人改名换姓，十多年来，王发一直到处打听吕家的下落，但是偌大的东北，何处去寻呢？王发只好寄情于笔筒，将当年的事情刻上，等待着有幸相会的那一天。儿女的婚事本是当年所定，孩子们全然不知。今日天赐良机，李平找上门来，王老汉虽未当面点破，想到李平回到家后，好友吕垒看到笔筒，如果不忘旧情，不用多久就能前来。不仅失散多年的盟兄把弟可